

我的晚报情缘

一路与你同行

□赵淑萍

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《自然之声》。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取这个书名,言下之意,这个书名有点怪。但我坚持,因为这跟《宁波晚报》有关。

我清晰地记得,十一年前六月的一个晚上,我在学校加班。这时,一位同事跑过来,对我说:“你有文章发在《宁波晚报》。”突如其来的喜讯,令我有点不敢相信,但随即又确信。因为,那时我重拾文学爱好,正向各家报纸和文学刊物投稿。同事走后,我无法平静,走到门外,皓月当空,风里有淡淡的舒爽的花香。我的心,也清朗得像初夏的夜晚。回到家,我找来报纸,看了好几遍。成了铅字的文字,似乎格外的熨帖、“权威”起来。编辑老师把我文中的“侍弄花草”改成了“莳弄花草”,我专门查了字典,觉得这个词改得真是好。

有了第一篇,就有第二篇、第三篇乃至更多。从此,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是在电脑前写作,写到深夜,有时甚至半夜醒了,有了灵感起来就写。有一篇散文《虫声》,是写江南夜晚的虫声,寄寓对故乡的思念和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。当时自己比较满意,只是觉得题目不甚理想,又想不出好的。后来,文章发出来,编辑把题目改成《自然之声》,正中下怀。

当然,写作中也有低谷。有一次,编辑主动打电话对我说:“这段时间的作品质量都不高。”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。今天再回过头反思那个阶段,发现是我将原先的一些生活经历和积累都给用完了,又缺乏阅读,供不上能量了。

2008年,晚报副刊部组织了一次笔会,去盱眙。笔会中我认识了一些市里的名作家,有了交往。他们的指引,为我的写作打开了一扇门。于是,有了视角意识、细节意识,而且意识到了阅读的重要性。后来,我又为晚报人文周刊撰稿。这一来,要亲自采访那些为宁波文化作出贡献的人,这让我增长了很多人文知识。编辑的修改和勘正,更使我感到人物专访一定要客观、公正,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。一些文史、艺术方面的知识,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。为人文周刊撰稿,我渐渐有了一种新闻的敏锐,也体会到了作为记者的责任感。同时,也让我的文学写作丰富、广阔起来。

我感谢《宁波晚报》,感谢编辑。几年来,在一种关注、信任、扶持和督促下,我有了点滴进步。我的生活也简单纯净而充实。我的被列入市文联浙东作家文丛的散文集《自然之声》和列入青年作家文库的散文集《坐看云起》,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,都是晚报上发表过的。我获得《小小说选刊》双年奖的作品《荷花背后的人》就是在晚报刊登的散文《日湖荷情》的基础上进一步创作而成的。其中,以《自然之声》作书名,蕴含着我对晚报的感恩和敬意。

随着对文学越来越深的介入,我感到,纯文学写作的格局、容量和格调确实跟报章的文章不一样。一个讲究纯粹、深邃和丰厚,一个讲究可读性、时效性,要言简意赅。但是,我始终认为,好的作品是大众的,是雅俗共赏的。我尽量在文学和报刊文章中找到一个点,这是对我功力的最好的考验,而且,读者也一定爱读兼两者之长的作品。

作为作者(通讯员),我和晚报同行十一年,作为读者,还可以追溯得更远。在她二十多年的历程中,我是受患者之一。

“我的晚报情缘”征文启事

1995年1月1日,宁波晚报创刊。从面世的那一刻起,我们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读者紧紧相连,同甘苦共悲喜。

即日起,本报面向读者举办“我的晚报情缘”征文活动。写一写这些年您与晚报的故事,讲一讲您心中的“晚报情缘”。

要求叙事文体,字数千字左右。
投稿邮箱:essay@cnnb.com.cn

健康真好

□陈云

前几天去理发,理发师见我拄着双拐行走艰难的样子,关切地问我腿是怎么弄伤的?还能不能治好?没等我回答,她自己就先“吧嗒吧嗒”说开了。说她腿以前也瘸过,也拄过拐杖,那是三年前骑摩托车不慎摔倒,一条腿的筋被压断,动手术接好筋躺了一个多月,关节都硬化了……她的故事刚讲完,我的头也剃好了,她只收我10元钱,死活不肯多收。临走还对我说:拄拐杖的滋味真不好受,我有切身体会,所以特别理解你,唉,健康真好啊!

我的双腿失去知觉已有三十多年,日久天长早已习惯了异于常人的生活,对残腿带来的诸多不便几乎已经麻木。但经她这么一说,心里难免泛起阵阵酸楚。是啊,健康多好,生活多么自由自在!可为什么偏偏在拥有健康体魄时却怎么也体会不到呢?相反,我在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,甚至还幼稚地向往过生病住院时的情景。

起因说来可笑,那是在我读初中时,一次班主任老师得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,我们几个班干部相约去医院探望。老师静静地躺在床上,娇小的身子深陷在洁白蓬松的被窝里,枕边放着当时稀罕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。老师聆听着美妙的音乐,倾听着学生们温情的问候,欣赏着窗台上摆放的野兰花摇曳多姿的倩影,时不时回应着同学们关切怜爱的目光——呵,这是一种多么恬静怡人的场景啊。临告别时,老师送我们一人一瓶水果罐头,有桔子罐头、菠萝罐头、龙眼罐头、荔枝罐头。那时的水果罐头可是高档的营养滋补品,平时难得吃到,那果肉是多么滑爽润口,汤汁是多么香甜清凉……生病住院的感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个傻小子的眼里,居然被想象成一种难得的享受,我多想也大病一场。

就在我断断续续做着不着边际的住院梦、尚未领略到青春洋溢的无穷魅力时,一场灾难猝不及防地让我梦想成真了。我的腰椎骨摔成压缩性骨折被抬进医院,在病床上结结实实躺了整整一年,这才知道住院意味着什么。且不说残腿断腰的痛楚是如何撕心裂肺,光是那日复一日千篇一律地量体温、查血压、打吊针,就足够消磨掉大半的青春朝气。住院三个月后,手背、脚背、臀部体无完肤,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。最难熬的还是病体的康复遥遥无期,空虚无望的心灵找不到寄存之处。沉重的躯体埋在病床,灵魂却已飘到往昔那生机勃勃的健康世界去了。经历了这一次刻骨铭心的住院生活,我几乎患上了住院恐惧症,即便是现在偶尔去探望住院的友人,一走进住院部,嗅到那种淡淡的消毒药水气味,心里就开始发毛打颤。本是救死扶伤、解除病痛的洁净高尚之地,在我的潜意识里却与痛苦为伴,与囹圄毫无二致。

如今年过半百,身体大多器官逐渐衰弱,各种病痛如暮霭四起缠绕周身。看多了世事的变迁,尝够了人情冷暖,越发觉得拥有健康体魄是多么重要。健康是一切的根基和源头,倘若丢失了健康这块基石,所有的理想、事业、家庭、幸福都将变成空中楼阁。抛弃年少时矫情十足的住院梦,现在我只想做个脚踏实地的健康梦!



叶有所思

听不到的爱

□叶蓉

从小到大,妈妈都爱拿我和别人比较。这事不如a,那事不如b,其余的事,就全都不如c。每次吵到最后,我都会大喊:那既然我什么都不好,你去找abc做你女儿好了!

我觉得我们家住着何止一个别人家的孩子,那根本是一打,是一群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叫我无地自容让我完败的完美存在。也许在妈妈的心里,我做好了一件事不够,做好了两件事不够,因为总有别人做好了第三第四第五件,换句话说,我哪里会有赢面?

于是我们常常以争吵作为对话的终点,她觉得我不虚心,我认为她太偏心。身为一个母亲,看不到自家女儿的优点,就抓着缺点不放,这是亲生的吗?

可是,有一天晚上无意间说起妈妈,一个朋友

竟然这样告诉我:每一次提起你,你妈都是一脸自豪和开心。又有朋友告诉我:你妈妈跟我说起你,就是滔滔不绝各种优秀。

这个人,真的是我妈?

听得我一脸问号,外加一脸害臊。这个每天在我面前数落我如何如何不像话的妈妈,却又在外人面前到处夸耀她的女儿。原来她不是看不到我的好,她只是不愿意让我看到。

我的妈妈,常常对我很吝啬,也很苛刻,舍不得把好听的话都说给我听。可是转过背去,她又拼命地把赞美胡乱地说给人家听。也许关起门来,我们对着最亲的人,总是容易苛求;打开门去,我们将身后的一切,反而都当做最珍贵的宝贝。

就好像,从小她打我最凶,却不允许别人动我一下。很多爱,不是没有说,只是不知道怎么说。

总第6379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